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傳辨疑卷二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趙希璜

三傳辨疑卷二

元 程端學 撰

隱公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左氏曰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獻可杜氏曰左氏經書曰渝蓋傳授不同而文或誤耳先儒謂之絕其成者以釋渝爲變也公穀雖

以為輸而又以墮成言之斯亦未達其義且諸侯或渝變不睦則必起兵交伐奚假使人告絶哉然則輸屈巳之辭也今以上下經詳之則四年有翬會四國伐鄭之怨八年有歸祊之事則此年鄭欲輸以為平所以釋前怨

公羊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

諱獲也

案狐壤之戰固未可信設使有之據左氏乃在隱公未立之前則是鄭莊隱公墮成久矣何待即位六年之後復來墮成哉不言戰為諱獲語尤無謂

餘見穀梁

穀梁曰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黄氏曰左氏作渝平渝變也渝前日之平猶絶交

也公穀皆作輸平公羊曰輸平猶墮成也敗其成
也穀梁曰輸者墮也不果成也是公穀雖作輸義
亦與左氏之渝一也然諸儒多從公穀作輸而不
從其訓曰輸納也輸成於我以求平也蓋以經考
之前年公子翬伐鄭是嘗有憾而未嘗有平初無
平之可渝言渝平者非也鄭與齊黨魯與宋黨今
宋伐鄭圍長葛懼魯從宋而鄭益殆偶鄭嘗伐宋
宋求救於魯使者失辭魯怒不出兵鄭乘此隙致

平於魯以離宋之黨故今年春鄭來輸平今年夏公即與齊盟已而公與齊鄭又會于中丘以謀伐宋是前乎此魯與宋後乎此魯將宋而與齊鄭皆鄭輸平所致言輸平者是也

秋七月

公羊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此說頗乎然春秋非編年之書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氏曰秋宋人取長葛

案經以秋無事而書首月矣何得取長葛復爲秋乎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不責取邑之罪而但以久而書則不久而取邑者無罪乎四年莒伐杞取牟婁以爲疾始取邑今又以爲久然則諸侯伐人之國取人之邑皆無故可

書予辨又見五年圍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逆之道常事不書有非常則書非無足道也

滕侯卒

左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

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趙氏曰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

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慎也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故薨則赴以名此於理不安豈有臣子正當創鉅痛深乃忍稱其君之名禮亦云寡君不禄而已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劉氏曰常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而左氏又云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若實從例則不當從赴若實從赴則無用設例今進不必從赴

退不必從例徒用是紛紛也

公羊曰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劉氏曰公羊説蔡侯考父卒曰卒從正葬從主人然則滕雖小國可獨不從正乎計許與滕大小猶等許爵為男在傳聞之世卒且書名僖四年新臣是也況滕侯乎愚案號所以别貴賤辭亦以見美惡既曰滕侯則貴於伯子男矣豈以其地之狹而

微之不名乎

穀梁曰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劉氏曰春秋諸侯卒或名或不名者多矣豈盡狄道哉不可信之語此為甚莘老孫氏曰滕侯不名或於即位不來赴或舊史所闕孔子不得加其文

左氏謂不以名赴此固不通之甚公羊以為微國不名則邾薛之君尚猶書名穀梁謂狄道愈無義

理昭二十八年書滕子寧卒若微國若狄道當終春秋不見其名安得其後復書名乎三傳皆非也

夏城中丘

左氏曰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孫氏曰左氏謂土功興作者冬為正過與不及皆為不時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設若昏君驕主不愛民力窮極土木內崇宮室外廣城邑謂之得時此豈可乎歟可杜氏曰以佚道使民民勞而無怨

春秋之世征伐四出民若不暇至於工作之事亦靡有息夫子書之者其愛民之深旨乎今隱公城中丘而左氏但謂之不時則聖人所書之意隘矣且末世勞民之甚豈問乎時與不時哉春秋書城及築凡二十九是不重民力而務興作也詳錄之皆所以謹懲戒之大義愚謂不時亦一義也特大義未盡耳故不敢盡廢

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

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案穀梁以民衆城小而益城春秋之時民死於戰安得衆哉且城有定制非諸侯所得益也穀梁豈以城城爲築城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羊曰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程子曰左氏公羊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説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説其曰母

弟葢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獸也僖公愛年其子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

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案凡外大夫來魯皆接我者也或稱名或稱字或稱氏何獨於此舉其貴而特云弟乎穀梁妄意之

耳

秋公伐郲

左氏曰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郲為宋討也

杜氏曰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郲欲以求宋趙氏曰郲伐宋在五年不應二年方為之報左氏此例甚多故不取

愚謂鄭方求魯而怨宋未必為宋盟也況不見於經

乎魯十年伐宋則此伐邾未必為宋討也蓋别有
其故而不可知耳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
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
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案經書戎伐凡伯以歸者戎以兵伐凡伯而執之
以歸也經書于楚丘者將以見地主之罪也荀曰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而大其事則是聖人惡夷狄而誣之以伐也既誣其伐又書地以大其事此豈近於人情

穀梁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陳岳氏曰春秋荀易衛曰戎則何以别真戎以楚丘衛地因謂貶而戎之也且齊侯怒而執單伯春

秋不戎之也苟謂大執而言伐凡書執或因盟會如齊人執鄭詹或因誘致如宋人執祭仲或因朝聘如晉人執季孫行父未有攻伐於路而言執也愚謂伐而以歸則執在其中矣何云猶愈乎執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杜氏曰犬丘垂也地有兩名張氏曰以事理觀之

宋衛本無隙而與鄭為深仇必無齊欲平宋衛于鄭之事也愚謂左氏不解書遇之義凡書遇必釋之曰某國本為會以某事急改會為遇其附會類如此觀四年遇于清之傳可見矣

穀梁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辨見四年遇于清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

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趙氏曰案鄭莊之言無所不知安肯請祀非其祖乎不近人情矣葉氏曰祊公穀作邴邑名也左氏誤作祊因以為祭名遂附益之以鄭伯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甚矣左氏之誣也鄭自取麥禾無復朝王之禮故桓五年以不朝王見伐則何泰山之會乎劉氏曰杜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如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非也經云入

祊者既入之矣又何未肯受而有之乎若魯未肯受祊經書其入是仲尼誣君之惡也原杜氏之意蓋見桓元年傳云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此自傳誤隱公時鄭人歸祊者鄭自欲與隱公也桓元年以璧假許田者桓公以許田與鄭真易璧玉也傳乃并而言之謂鄭人以祊易許而不顧隱八年已有我入祊之文且許田者魯本受封之地詩云居常與許是也地名與國同者魯多有之

莊公築臺于秦築臺于薛豈真近秦近薛哉傳見許國近鄭不悟魯自地名許田因謂鄭欲得近許之田故以祊易許混合兩事并為一說杜氏遂悖經信傳扶成其偽可謂有功於左氏矣未可為知經也愚案木訥邦衡高氏淩南皆謂祊於許田自是二事詳味經文畧無易許田之意當以經為正公羊曰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

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啖氏曰列國至衆公羊言皆有湯沐之邑泰山之下何能容之康侯胡氏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劉氏曰經但言我實不言齊誣齊亦欲失

其眞矣愚謂鄭與我祊而我入之何難之有若以為孔子難之則入字史氏之辭也我者内辭也我則専指魯矣齊亦欲之之意何從來乎

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胡氏曰宛者未三命大夫非謂貶也鄭詹秦術吳札之類豈皆貶乎韓中父曰案經先言歸後言入

者鄭歸之而魯受之也曰我入祊者此非我有而今入之也日者史氏記事之法也二傳鑿矣愚謂鄭伯以地與人而但貶鄭究是失刑也經言我入祊矣而曰內弗受是失義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曰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曰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葉氏曰若以未同盟言之則隱書滕侯卒桓書滕子卒豈同盟者哉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葉氏曰經但書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若言平宋衛于鄭先會于温而後盟瓦屋則鄭自當與宋盟安能不見乎杜預以為不告非也趙氏曰諸侯

結盟本非正道有何合禮

穀梁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案舜之時已有誓周禮已有盟然穀梁命辭之意甚善

葬蔡宣公

公羊曰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

卒者往生者繼卒而名之所以別也葬既稱謚且有別矣何以名為

穀梁曰月葬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氏曰以成紀好也

案經未有成紀好之意

公羊曰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

劉氏曰無故貶莒子為人意以為當使微者隨公

不使公隨小國之君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反欲隨微者卑稱乎欲為隱公張義其實乃損之耳

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案春秋言公及大夫者多矣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於旣之類是也且穀梁自言稱人為微者既不可言公及大夫反可言公及微者乎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劉氏曰羽父請族公命為展氏杜預云無駭公子展之孫非也若無駭真公孫之子當其繼大王父字為氏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也羽父請族者為無駭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子

無駭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若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爲終身無所氏也故曰不明於禮矣葉氏曰無駭當爲公子展之子自是公孫以未三命不得見於經羽父請而公命之者無駭之子左氏不能察而誤以無駭爲展之孫也

公羊曰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葉氏曰滅國與弒君之罪孰重翬弒隱公言終隱之篇貶無駭但滅國言終其身貶使無駭卒於桓公之世則猶當見貶於桓公是滅人之國重於弒已之君也可乎

穀梁曰無駭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黃氏曰無駭即帥師入極者公孫之子未賜族卒書名或曰貶故去其族然按左傳無駭卒後羽父

始請氏與族是凡例襃貶之說葢意之也隱不爵

大夫辨見五年公子彄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曰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范氏曰周禮說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

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

正寗所未詳愚謂穀梁以聘諸侯非正范氏辨之

是矣然不知諸侯不朝而天子聘之為非義二説

晉失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曰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劉氏曰傳曰大雨霖以震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

杜氏云此傳解經書霖而經無霖字經誤也非也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傳不解經經反誤哉杜

氏專謂經誤黨於左氏至於如此不亦惑乎且左氏之言未可信也三日之雨豈非常者乎此固經所未嘗書者若以雨三日以往而不書之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者一而已葉氏曰書大雨震電不言霖傳益之以霖而不言電傳固不知經矣而杜預遂以為經誤凡杜氏黨傳而誣經類此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曰震雷也電霆也志疏數也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劉氏曰此不著癸酉不足以見八日之間再有大變愚謂聖人記天變以為人戒豈特志疏數而已

挾卒

公羊曰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葉氏曰傳前於無駭入極不氏言貶其始滅國於翬伐鄭不氏言貶其與弒公則謂大夫不氏者皆經

之貶辭也今於俠與後柔溺復以為吾大夫之未
命者既曰大夫矣安有未命而可名以大夫者乎
且名無駭也翬也俠也柔也溺也皆不氏者也亦
何以别其貶與未命之異彼特以無駭有入極之
事翬有殺君之罪妄意之爾隱桓之世下成康為
未逺猶有守先王之典禮卿大夫之命數不敢僭
而猶當以名氏見則無駭翬俠柔溺是也
穀梁曰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

也曰不成爲君也

辨見五年公子彄卒

夏城郎

左氏曰書不時也

辨見七年城中丘

秋七月

穀梁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此義亦通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趙氏曰案此時王室已微弱豈有諸侯禀命為之討罪乎若實奉王命而討不庭明年伐宋必異其文邦衡胡氏曰若實奉王命而討不庭明年伐宋不應取二邑歸諸已也葉氏曰鄭伯莊公也為王

卿士以王命討宋則鄭伯六卿出而將主兵者也經何以先齊而書齊人鄭人伐宋乎人微者也鄭伯果以王命而正天討何以不自將使微者將之乎曰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可也既以告魯則必告齊公非主兵者何由會齊侯于防而與之謀乎

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爾

案外為主之義可施之公會某侯盟于某公會某侯伐某今公會齊侯于防則會者相會之義若以

外為主為說則內為主者將書公及齊侯于防乎文各有法不可悉以凡例求也後不再辨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曰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宜春宋氏曰傳載鄧之盟老桃之會經無見焉蓋傳雜諸國傳記而作也愚案經言二月傳言正月當以經為正而杜氏反疑經之誤惑矣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案經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翬雖不免專兵之罪然必公遣之今左氏曰羽父先會似有竟直之意而猶未顯然也至杜氏則謂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則質其言矣此二家其見翬不氏故疑其貶而為此言耳且經言齊人鄭人必其大夫也而左氏以為齊侯鄭伯學者將信經乎信傳

乎

公羊曰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

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義見四年伐鄭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氏曰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

宋師于菅

劉氏曰經無會老桃之事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曰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劉氏曰經但書公敗宋師取郜取防曾不言鄭伯居其間者豈得如傳所言哉且如傳言春秋為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也為人臣子固若此耶傳又曰君子謂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不貪

其土以勞王爵亦非也鄭苟以王命討宋得其土
地當歸之王鄭何得專而有之專而裂之耶專而
有之專而裂之不臣甚矣反謂之正乎堯俞李氏
曰左氏見此年春有中丘之會下有翬會齊鄭之
文此獨言公敗宋師故於取郜取防之傳皆以鄭
師入而歸于我以會于經且夫子作經非有意後
之有傳也文雖隱微必使人以意求之設謂宋之
二邑自鄭取之而歸我宜若宛來歸祊齊來獻捷

之文也經書辛未辛巳者非二傳所謂日月為例也欲見壬戌敗之辛未辛巳又取之未逾月而三加兵於宋也愚謂亦紀其實而已

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内而畧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内大惡諱小惡書

陳岳氏曰此書日者葢聯上之壬戌上既書日下

苟曰取郜則是壬戌取之何以别也凡取邑苟不合義雖十年一取亦不可苟合義一日取十邑誰曰不然豈有一取再取之甚也愚案外書大惡内書小惡等語皆不近理

穀梁曰内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愚案春秋固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然義在取郜取防而不在日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曰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案入鄭果有月日經當書之經所不書必無考也不知左氏何從知之不會王命辨見會防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曰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

故不和而敗

趙氏曰三國並大於鄭鄭之兵力可知何能悉取之乎假令三國入戴城鄭總得取之則合言圍取之若不圍無由總取得三國在城外則合云伐敗之不得云取詳據經文鄭因三國伐戴之後戴巳病矣鄭乘其病而伐取之劉氏曰三國之師衆矣鄭何能悉取之耶且三國伐戴耳不入戴也鄭伯圍戴耳何以能取三師耶假令三國巳擊戴則三

國亦各自去何為共守此地耶愚謂經書伐取之而不言圍戴經書秋且不得其月左氏何得有癸亥固當以經為正矣又宋衛入鄭自為一事又何以伐戴召蔡人而蔡人怒乎且蔡人怒則不來矣既來則不怒矣既來而怒亦無是理也自左氏唱取三師之說而諸家從之當以公穀為正

公羊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

此語近似而未安者以其凡訓取皆以易言也

穀梁曰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此本因三國伐戴鄭乗戴之獘而伐取之非鄭與三國共伐而春秋獨書鄭以首其惡也

冬十月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曰討違王命也

康侯胡氏曰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木訥趙氏曰於經無所考不足據程子曰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愚謂

諸侯為王討貳則常事不書矣

穀梁曰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辨見二年莒入向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氏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非本義不録

公羊曰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公羊但解朝聘字義而不明所以朝聘之非義其兼言之亦非以微國也同日朝魯耳

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

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范氏曰猶言謂别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鄧侯離吾來朝同時來不俱至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趙氏曰諸侯不事天子自以强弱相制豈有考禮修德之事哉愚謂如穀梁説則是春秋許其朝也其曰時正也亦日月之例其曰猶言同時累數皆至得之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

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玆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

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劉氏曰許若有罪鄭已破其國當請之王而立君許若

無罪鄭固不當妄破其國今許罪不可知而專為威福政不由王而制於已私其邉圉之固皆大罪也愚謂許莊公奔衛經不書傳未可信故今擇取其粗近似者附於本義餘不敢録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隠之也何隠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

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曰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陳淶氏曰案隱元年正月無事書王正月者端本也二傳見他年事不在正月則不書正月故有正

隱之論殊不知史法固當異於他年非異隱而書也必以隱為當正而不自正春秋正之故於元年特書王正月則莊元年正月亦無事而首書王正月聖人何正也又諸公元年悉書王正月復何正也餘十年皆不書正月者闕文也非所以為襃貶也且三年四年十年皆書王二月不書正月蓋事在二月不可得而書也如桓七年春書二月莊二十四年春書王二月之比必以隱為不自正桓莊

亦不自正耶七年書王三月不書正月者事在三
月也如莊十二年不書正月書三月之比也二年
六年八年九年十一年不書正月而書春者舊史
或脫或畧不知事在何月而以春目之也僖五年
七年文四年惟書春不書月之比也必以為隱不
自正則僖文亦不自正耶案經而言則公穀之義
誣矣義又見二年春本義或問賊不討不書葬辨
見五年葬衛桓公本義隱無正辨又見二年春本

義或問

三傳辨疑卷二

三傳辨疑卷三

元　程端學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孔子作春秋明大義於天下未嘗如人之意謂之即其事而見義則可謂之如其意則不可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劉氏曰弟弑兄臣弑君亂矣雖盡書王猶尚可謂之有王乎愚謂元年書王既治桓矣桓二年以後無王將遂不治桓乎繆甚矣義又同隱二年春本

義或問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左氏曰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

辨見隱八年鄭歸祊

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爾

辨見九年防之會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氏曰為周公祊故也

葉氏曰傳誤以祊為祭故謂假許田為周公祊祊地名也公穀為邴浚南趙氏曰祊與許田自是二事祊是鄭賂魯以結黨許田是魯賂鄭以自固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復之云者豈以令與鄭至僖公而復之歟木訥趙氏曰謂假田因入祊則有之謂易祊則非也

公羊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

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葉氏曰鄭伯實以璧假則自當書矣若以為有天子存諸侯不得專其地故變易為假以見其恭是經加之辭隱公入邴取郜取防雖內辭耳直書之不以專地而為假鄭伯但易許田乃為之設恭

辭乎作經本以正天下之功罪若以天子存毋為之辭則天下無可正之罪矣春秋正名周田而謂之許田其名亦亂矣田者各繫其邑為稱者也周之田不可謂許之田許之田不可謂周之田兼取兩國之邑不可以田而論邑田多邑少亦兩也兼取兩國之田不可以邑多而論田田少亦兩也邑者兼田與邑皆得之名田者得田而不得邑之名安得為田多邑少邑多田少者乎是亦不足為例

愚案以璧假田者甘辭厚禮以藉爲名而實求之也魯史安得改易爲假乎公羊曰田近許又曰諱取周田而繫之許則史氏所録何以許之乎後世聖人所書何以垂訓於後人且近許而謂之許則凡近齊者皆謂之齊田近楚者皆謂之楚田乎蓋不通之論也其曰諸侯皆有朝宿之邑辨見八年

歸祊

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

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于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葉氏曰以璧假許田則知假者不以邴矣假者暫得之名也若邴與許田直言假而不言與亦足以諱易地矣何用以璧見之乎如傳言乃謂鄭伯不以璧假經為内諱而設為之辭理豈有是者哉若

以鄭諱易地而託辭以隱其過則祊假亦易也以璧假亦易也何補於諱盖傳誤謂祊許交相易故妄爲之說愚案以璧者猶言用璧也用璧而假鄭之禮厚而辭遁也穀梁曰假不言以繆妄甚矣又曰亦公羊之失又曰祊許相易辨見左氏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氏曰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案鄭伯既得許田因與結盟以固簒弑之位結祊

成左傳臆度之辭耳

穀梁曰及者内為志焉爾

秋大水

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葉氏曰久雨霖潦江河決溢皆可以害物者也故

魯邗宗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不以平原出水也

平原固無出水之理雖出水而不為害亦不可言

大水

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劉氏曰非也假令大水終不能令高下皆有但没城邑巳劇矣况山岳不可没則大水不必高下皆有也

冬十月

穀梁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與隱九年秋七月同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曰元年冬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葉氏曰孔父事公羊言之是已所謂義形於色者此非獨公羊之辭其傳之必有自左氏亦竊聞之而不能詳故誤以色為美色之色因附會以為督見孔父妻而萌其惡孔父宋之卿督其大夫殺卿

取妻猶居位不去待君怒而後始懼其不近人情已甚愚謂左氏之言亦自相戾後言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巳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前後異辭矣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此論近似獨疑殤公趨而救之皆死一語為未安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

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孫氏曰果以二年書王為正與夷之卒則莊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此正何人之卒也葉氏曰春秋天下後世之書實為宋設而區區為其祖諱且禮卒哭乃諱宰夫以木鐸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謂有當諱者故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

母則不諱王父母恩有殺也孔父若法在所當諱去孔子亦遠矣猶不得諱而况於不當諱乎此不知宋有四命之大夫而妄為之說也陸氏曰案春秋魯國之史也非夫子家傳安得祖諱乎愚謂先殺孔父左氏有傳苟不可盡信闕疑可也穀梁不知當時之事而因其稱字為不忍稱名意其先殺孔父其考事論理不亦踈哉其曰桓無王辨見元年辨疑及隱二年桓三年或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公羊曰内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賤也

葉氏曰傳既以惡大小論諱矣又以遠近為辨既以遠近為辨矣又以賢與賤為辨三者不得並行則何者為正乎且此以成宋亂為賤桓而不諱然戰于宋曰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不言戰豈非諱

乎狐壤之獲不言戰為賢隱而諱然公觀魚于棠何以書獻可杜氏曰聖人於春秋茍實諱之則不以公萬世也愚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今謂隱賢而不目其事桓賊而目之吾恐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不如是也況不目其事者十二公皆然不特隱公矣所見所聞所傳聞辨見隱元年益師卒穀梁曰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内之惡而君子無遺

焉爾

范氏曰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蓋患惡之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尋理推經傳似失之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郜古報切

左氏曰臧哀伯諫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東萊吕氏曰哀伯之諫取郜鼎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考然桓公於弑猶忍為之哀伯乃諫其取叛臣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愚案哀伯之諫誠如吕氏之譏其言乃經國大典不可廢也故録之本義云

公羊曰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

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

案隱十年伐宋取郜郜乃宋邑耳非國也安得有鼎郜鼎者郜邑所造之鼎耳近世吕朴鄉諸侯皆云宋以不義得蓋本於此其曰遂亂以遂訓平非

也辨見或問

穀梁曰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莘老孫氏曰謂之郜大鼎者鼎之成自郜也凡物皆有以名之若和氏之璧雲和之琴瑟之類是也

公穀論郜鼎之名無足取愚謂穀梁之説前一段

近是但云成人之亂亦公羊遂亂之意

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氏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劉氏曰案公穀作紀雖亂世至於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侯來朝魯少有不敬未宜便入其國左氏誤紀為杞遂生不敬之説愚謂左氏見此年九月有入杞之文遂附會其説耳

穀梁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君外成人之亂於

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劉氏曰非也冬紀侯來朝猶是前紀侯爾猶是此桓公爾行不加進惡不差減而紀侯過而不改又之是謂過矣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是春秋不之惡乎葉氏曰審以桓為非所當朝則前書滕子來朝蒙上文正月此始朝也何為不謹至紀侯而始謹之乎紀侯以一朝為罪則六年而再

朝其罪宜又重矣反書冬紀侯來朝而不月可為

正者乎

蔡侯鄭伯會于鄧

公羊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劉氏曰非也二國相會理不可言蔡侯鄭伯及于

某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承赴而書故不甚見爾

乃據齊侯鄭伯如紀以為比例彼亦自妄說何可

據乎

九月入杞

左氏曰討不敬也

辨見紀侯來朝

冬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左氏曰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黄氏曰隱嘗與戎盟戎伐凡伯矣今桓再與之盟戎何信之有而可云修舊好也趙氏曰此非征伐從君出入乃是常事何勲之有案成會而歸即非止於讓以會告廟有何不可左氏不達内外異辭之法妄為臆説爾胡氏曰左氏言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且桓不知有何勲乎君舉陳氏曰傳釋以地至葢恒言也而作例者執以為凡案宣五年公至自齊之傳曰書過也則致不主一義凡例

非矣

穀梁曰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逺之也

其曰逺之亦危之之意辨見或問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曰不盟也

劉氏曰非也兩君相聚必有故也雖復不盟猶應

以會書之何忽謂胥命乎且胥命善乎不善乎若

善也不見所善兩君相聚而不盟何不善也然則

胥命者固常會也何足義而書之哉

公羊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劉氏曰非也先王為民之不信言之難恃故殺牲為誓以告於神明而為盟禮所以齊信也然則盟固先王之所有也春秋之惡盟者惡其瀆也非惡盟之不及結言也春秋亂世齊衛凡君會而相命蓋何足算公羊以謂遠國皆至桓公發禁於諸侯

諸侯咸無用盟最盛矣豈非結言而退乎則何不謂之胥命哉

穀梁曰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趙氏曰苟爾相命會不以禮匹夫之事非正也三傳俱言不盟公穀又云善其約言而退會遇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異其言且二君並非賢

君又無殊異之跡據經文直譏無人君之禮爾東萊呂氏曰此胥命與傳家所載胥命于弭者何異說者謂春秋惟一胥命而二傳善之遇會亦何嘗盟非所謂約言而退乎愚謂不以齊侯命衛侯者魯史之筆乎孔子之筆乎苟謂魯史之筆則魯史當時無抑揚予奪之意苟為孔子之筆則孔子未嘗改魯史之文嗚呼後世論春秋為有抑揚予奪之說者若此之類唱其始乎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杞求成也

公羊劉氏程子皆作紀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曰既者何盡也

此字訓得之

穀梁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穀梁謂既者盡也是也而既之為言未有有繼之

意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氏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劉氏曰春秋非修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何必修先君之好乃稱公子哉

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張氏曰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館所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

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然則諸侯逆女不可親往於其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左氏曰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此禮無所考未敢遽信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案越竟送女非禮之言是也但不若穀梁之詳自我言齊之言亦粗可通但不若杜氏之明其曰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則恐求之太過也

穀梁曰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葉氏曰此與前公會于嬴同文安知其為無譏齊侯既不得親送女則公亦不得即而為會其罪均矣何以為禮愚謂公不重大昏不暇親迎而會齊侯雖有所畏而然亦公不能以禮自處而致此反曰為禮豈不悖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曰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此說得之

穀梁曰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案禮記作哀公問而辭少異穀梁引此而以公親受之于齊侯為得禮與前公會齊侯于讙為禮也之云失春秋之旨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曰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趙氏曰案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經書以示

譏此若致女亦當書之不容為隱左氏見彼有致

女之文此又新昏之後而至遂附會妄說耳

有年

公羊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

喜書也此其曰有年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

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案有年固人之所喜而春秋不以喜書也春秋所

書見當時大亂因事立教爲後世法者也若以喜

書則春秋不書常事其曰有年爲僅有年大有年

爲大豐年則近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曰書時禮也

案春當蒐而行冬狩之事不仁無禮甚矣左氏反

曰書時又曰禮也豈不悖哉

公羊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

葉氏曰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禮王制以為夏時令見三時而不夏何休以為春秋制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幼穉二説皆非是此亦傳未嘗見周禮之過也愚案周禮爾雅左氏皆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公羊則曰春苗秋蒐非也且田獵義不一豈止充乾豆賔客君之庖而已哉

穀梁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案公羊曰春苗秋蒐冬狩穀梁又曰春田夏苗秋蒐冬狩與周制不合皆擇不精語不詳之病也又案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

達于右髀為下殺以充君庖而穀梁謂唯其所先得誤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曰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葉氏曰左氏以宰周公為例言宰渠伯不當言糾為父在之辭凡春秋世其爵代其政如武氏子如仍氏之子皆正其為子未嘗貶以名何為而獨名糾乎渠伯誠聘之得禮雖父在何害愚謂渠伯糾

以伯稱則字也左氏以為名非也為名猶可也而曰父在故名不可也蓋父前稱名常也若朝廷之間豈以父在而稱名哉朝廷之間有大夫有士或以字或以名各有定制何必以為義哉

公羊曰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案公羊亦以伯糾為名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趙氏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實赴告夫子亦當詳定取其實日何乃緫載之乎秀巖李氏曰果以國亂而再赴乎則後赴者當明前赴之誤不當疊書之也若後赴者不明言何日則亦當如靈王之喪闕以薨日亦不當疊書

之也

公羊曰曷為以二日卒之悈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悈狂也

孫氏曰諸侯未有二日卒者也胡氏曰國君出豈一國之人不知邪左右前後不知邪此書二日者闕文春秋之中無二日卒者趙氏得其義謂甲戌之下當有脫事秀巖李氏曰陳國雖小為之君者豈無左右侍從之人而可潛行獨出乎公穀不見

古書妄意附會若是者非一端矣不可以為據也

穀梁曰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

劉氏曰國君潛行獨出安所之乎若入於臣民之間則必有知者若獨死曠野是非人情且何以能歷十六日而人不覺乎依倚古事人所不見遂肆意妄說不顧道理故可怪也愚案三傳各為一說

以求必通且造事實以取信於世亦何心哉然此其附會之顯然者也其他疑似之閒人所難辨害經旨者多矣讀春秋者亦可以少悟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案春秋惟内書如他國或朝或來或如皆直書之今經言如而左氏曰朝當以經為正其曰欲襲之紀人知之亦何所據臆度之辭爾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

劉氏曰非也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譏刺諸侯非善羣聚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為不可書哉何休又曰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别嫌明微亦非也所謂嫌微者為其害道是以必别之不知記離會何害於春秋而仲尼必欲改會為如以亂事實哉夫盟會同物而春秋獨不記離會又何為哉春秋雖内其國而公與諸侯固等列也記内離會可

不謂之離會乎而又謂離不言會失其類矣其何以為百二十國之實録耶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氏曰仍叔之子弱也

子弟亂國政豈論其弱而已

公羊曰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劉氏曰若是其世卿也何不曰仍氏之子乎愚案

仍叔之子已為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字見若宰咺宰渠伯糾者也不應曰仍叔之子若父老未見吾不能知也

穀梁曰任叔之子者録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劉氏曰非也文稱天王使矣何謂録父使子乎又何為微其君臣乎又曰父在子代仕之辭亦非也昔子代仕者貶任叔可矣王父使任叔可矣今又

曰天王使任叔之子豈父在使子自代者也若曰天王使任叔子代父仕者則是天王已命任叔之子矣無所復譏且未得繫任叔言之也父老而使其子仕亦常事耳天王既以命之與衆卿士何殊哉而穀梁又不當言録父以使子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曰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

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

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案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春秋猶書之而不諱豈有王師敗于鄭且中王肩而不書以掩鄭伯之罪乎以經考之必不然者也然左氏叙此頗詳不知何從得此矣

公羊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公羊但知從王之為正而不知三國以微者從王之非正又不知王親伐諸侯亦非正如此解經末

之難矣果正也則是常事而春秋不書矣

穀梁曰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

劉氏曰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可不煩解矣又妄云舉從者之辭何益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所謂無病而自灸者也愚案舉從者史氏立言輕重之法也非為天王諱伐鄭而為舉從者之

辭也其曰鄭在冀州而不服為天子病則得之但義有未盡耳

大雩

左氏曰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葉氏曰四者之節非是周郊以日至祈穀以正月上辛自不通於諸侯啓蟄建卯之候為周祈穀祭則已過則啓蟄非郊之節也月令蒼龍七宿以仲

夏昏見周之常雩在孟夏建巳龍未見龍見亦非雩之節也仲秋殺氣浸盛始殺當在孟秋嘗在仲秋乃浸盛之時則始殺亦非嘗之節也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户烝為冬祭當以仲冬亦非烝之節也四者無一而合此雖無與於經亦可見左氏為例初無所據大抵皆率意自為不可信類如此

螽

穀梁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冬州公如曹

左氏曰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杜氏曰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楊氏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内之地河内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辨又見六年寔來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秀巖李氏曰列國相朝而假道者容有之矣未見

書于策也

穀梁曰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過我也

莘老孫氏曰州公如曹三傳之解皆不同左氏以為度其國危遂不復蓋以為一國諸侯因其適曹遂不復其國故書之公穀皆以為因其過我故書惟趙子以為州公者王臣也譏其外交故書之案趙子所以知州公為王臣者蓋隱十一年左氏傳載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凡十二邑其一則州也

州既為畿内之邑則此州公食采于天子畿内而為三公之官故曰州公三傳之説皆非愚案三傳言過我者以六年書寔來疑其為州公招故也殊不知無前稱爵後稱名之理寔來為闕文無足疑者但三傳欲強其所不可通故自不知其附會耳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氏曰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劉氏曰非也州公如曹如知其國有難必不如曹

矣假令度其國危而遂不復方其來朝猶是州公爾何得不言爭盛伯來奔寔太子也徒君以諸侯逆之遂以盛伯書此親左氏義豈嘗顧盛太子不復其國奪其伯爵哉則州公既行朝禮矣何以獨不書朝夫公之與州公亢朝禮猶與盛太子亢諸侯禮也盛太子以公故故書盛伯州公豈不得以公故故書朝邪且盛伯不復其國州公亦不復其國其不復國也均而一予一奪焉可以信左氏之

説非也葉氏曰州公以其國危遂留於曹而不復則固已失地矣安復自曹朝我乎愚謂經凡來朝者必書曰朝所以存事實而使後世據事見義也若變亂其名實則後世何所據哉

公羊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

劉氏曰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雖無禮我可不敬乎何故慢之愚謂假令魯實慢之但見

慢於交際之時史氏何得亦慢之而簡其文曰寔來乎

穀梁曰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案春秋惟諸侯朝天子與大夫聘天子諸侯無遂事爾若州公實如曹復過魯未可以遂事言也穀梁不責州公之秋來魯而責其畫我不知禮矣春秋豈有前年書州公如曹而次年以是來續之之

義乎不惟無是書法亦不可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公羊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劉氏曰公羊以謂以罕書也何休曰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刺桓公忘武備也不知所謂罕者入春秋令始一閱邪謂桓公過其三年之期而始一閱邪若自入春秋今始一閱者則非桓公忘武備隱亦忘也如此審為桓公過其三年之期而始一閱故得

以罕書也然必閱而後書之假令桓公終身不閱春秋遂不得書則是與隱公無以辨也又非必桓公終身不閱春秋不得書為可疑也假令桓公初歲一閱終歲又一閱春秋書之公羊必謂以書罕也則未知中間罕乎亦不罕乎若謂罕則中間無文以見若謂不罕則中間實未嘗閱此文之不通難以強合者也又何休所說簡車徒有比年三年五年之目在桓公之世獨閱以罕書是明比年五

年俱不𦷪也桓公又非終不閲者也今已閲之矣直失其時耳如此桓公之於武備可謂忽忘乎愚謂閲而不至於大閲又閲而及時皆春秋以為常事而不書者也故春秋少見焉今大閲而又失時故書之也因以為𦷪不亦繆乎

穀梁曰大閲者何簡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劉氏曰非也但曰大閱安知觀婦人乎葉氏曰安有觀婦人而崇武者乎

蔡人殺陳佗

公羊曰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絶也曷為絶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

蔡人殺之

劉氏曰非也蔡人者討賊之辭也佗本簒故以討賊之辭言之猶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

陳夏徵舒等也佗雖自君內不爲國人所附是以異於商人而不得以踰年例言也公羊失其事實聊爲設罪端耳愚案陳佗果非弒君又以爲陳君以淫而見殺于蔡經猶當書曰蔡人殺陳侯佗今以討賊之辭書則公羊所以淫者見前無事始造事以實之耳非有所據也

穀梁曰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

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不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穀梁謂陳侯爭禽見殺亦公羊淫于蔡之意然又謂匹夫行故匹夫稱者尤非也夫齊襄文姜之淫亂可謂匹夫行矣齊襄何以稱侯而不名乎及其被弒何以曰弒其君諸兒乎又陳侯鄭伯逃盟傳謂其有匹夫之行矣又何以稱陳侯鄭伯而不名乎穀梁及兩下相殺不道而因知蔡人不知其是

陳君則凡穀梁之考事皆非有據而揣摩臆度可知矣

秋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

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案申繻之對非春秋本義不録其曰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本諸侯生子之常禮讀春秋者因以為

子同生之本義則誤矣辨見或問

公羊曰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歟

劉氏曰以為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

榖梁曰時曰同乎人也

據左氏名同之意則不然榖梁又於名上生義當

桓公之命名也豈預知文姜之亂而為此名以待

之乎設使莊公時有此語亦里巷之辭孔子安得緣此而書之乎

冬紀侯來朝

左氏曰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葉氏曰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則魯葢與謀矣魯謀納紀女於王正齊之故以為公不能者誤也

七年春焚咸丘

公羊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以言乎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劉氏曰非也案公羊凡書內取邑茍不繫乎國釋歸之邾婁今此亦其比也又案邾人執鄫子用之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諸若此類不仁之甚者春秋明書之不使文亂實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與伐戴之文相符矣今但曰焚咸

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為火田乎又公羊解取
邿等曰諱亟也然則彼為亟故不繫國此為君存
亦不繫國亟於取邑惡之小也焚人之邑惡之大
也文不足以相起而實相亂未可謂善為春秋
穀梁曰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果疾火攻乃疾魯耳何得不言邾乎繆與公羊同
而其為說則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氏曰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劉氏曰非也穀伯爵鄧侯爵侯伯之爵豈小哉先王制禮不敢遺小國之臣豈嘗惡其僻陋而賤之哉此非春秋之意也

公羊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劉氏曰非也若實失地何故稱朝且朝者施於有國者有家者春秋不以禮假人如之何其以為

朝也又諸侯失地者必名溫子譚子弦子是也葉氏曰失地之君凡來奔於我者皆是也何嘗以其貴而以朝禮接之獨見於二君乎朝不朝在彼其實不朝雖以貴者待之安可以言朝使其實朝雖不以貴者待之安可不言朝盖失地之君有以奔來而不能朝者有不以奔來而能朝者各以其實

爾

穀梁曰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

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君舉陳氏曰案左氏桓九年巴子告于楚請與鄧通好莊六年楚子伐申過鄧鄧侯享之十六年滅鄧今不見滅鄧事跡公穀失地之君非是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此說近理但無所屬不録

冬十月雨雪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公羊亦多用夏正但不明言耳此謂不時不知其指建亥之月與建酉之月故不録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氏曰禮也

大夫無遂事而左氏以為禮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劉氏曰公羊謂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非也祭公來魯魯非婚家也稱使何傷又不稱主人者豈確論乎愚案此為遂事立辭非以婚禮不稱主人而不稱使也其曰成使乎我而稱遂則是遂事為當然也經稱王后亦文法當然使不稱王后則不知

所逆者為誰王者固無外經稱王后未有無外之意也

穀梁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祭宗廟大事固不可謀於我而遂往逆然不以此而弗與使也弗與使抑揚予奪之說也天子雖無外然娶后之禮亦有漸豈有王命則成之理乎

三傳辨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傳辨疑卷四

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黄玉登

三傳辨疑卷四

元 程端學 撰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氏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孫氏曰君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則襄公十有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者豈

齊女之不行哉葉氏曰周王見於魯史者凡七而書逆后者纔二祭公來以前謀於我故書傳但見此三書遂以為例然則劉夏逆王后何以不書而莊傳記原莊公逆王后於陳宣傳記名桓公逆王后於齊何以不書哉

公羊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此傳畧近之然不過訓詁云爾其於本義無所發

明

穀梁曰為之中者歸之也

此傳於經何所發明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氏曰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

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劉氏曰左氏曰賓之以上卿禮也然則傳書魯之

得禮非言曹也杜又云諸侯之嫡子未誓於天子

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此周禮文也然則杜以曹世子為得禮矣非也周禮稱子男者諸侯朝天子有時不得後其期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而往其位繼子男之後而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朝本無時曹伯雖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是欲使其子伉諸侯之禮也審矣何可謂之禮

公羊曰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

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何氏曰在齊者世子光也愚謂齊世子光出會與曹世子來朝事雖不同其代父從政則一而曹世子尤無義春秋譏曹世子則譏齊世子譏齊世子則譏曹世子豈有未知其在齊在曹之理哉

穀梁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案當時曹伯實使其子來朝故春秋據實書之不言使之例安在哉其引尸子之說據范氏解似不

悖理然則辭晦莫甚焉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期會而不至非

公羊曰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既至而不見要也

穀梁曰弗遇者何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弗與不一義何得為內辭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曰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趙氏曰據左氏魯以周班後鄭既是正禮鄭雖小恨豈至興師即合當年結禍豈有經五年之後方合諸侯報此怨乎愚謂左氏見來戰之文與其他所書伐我者異辭求其說而不得故附會鄭忽之

事耳然三國來戰必有其故不可考矣

公羊曰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矣

劉氏曰近乎圍豈實圍哉聖人豈探其近乎圍之意而書之哉且春秋惡戰耳不分別遠近遠近何當於義乎李氏曰謂內不言戰則言戰者多矣如十七年戰于奚之類是也謂言戰乃敗經書敗績者

有之如莊十九年乾時之役是也葉氏曰戰于奚戰于升陘未嘗不地郎何獨言近邑愚謂公羊亦見來戰于郎之文異求其說而不得故有近地近守圍之說而不知理之不可通也

穀梁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趙氏曰前定之說非也言來者責二國不當來耳

劉氏曰若來戰為前定之辭自無緣復言其人且

言及也豈可曰某人及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乎又豈可曰齊侯衛侯鄭伯及某人來戰于郎乎且凡結日偏戰皆前定之戰也何不一一言來戰乎然則不言其人不言及者非以吾敗也來戰者又非以前定也皆妄說矣葉氏曰凡内書自外至皆言來來非前定之辭别内外也此言來戰正以不期而至故不言及而傳反之蓋其例以疑戰不日而此日故云爾愚謂他國兵至不得已而應之

豈如會盟之事期日來我近邑而一戰乎此亦求來戰之說不得而為之辭者也春秋但責來戰者而不言勝負豈知内敗乎旣曰來戰自然不言及何得為内諱而不言及哉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曰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杜氏曰宋不言經闕愚謂經不言宋而傳言㑹據經舍傳可也杜氏信傳疑經過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公羊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巳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

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范氏曰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是人主可得而脅也啖氏曰公羊以廢君為賢不可以訓趙氏曰

公羊意解不言子案春秋前後伯子男皆殊稱非一也又鄭伯爵也若稱子何關爵乎劉氏曰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乃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刼之矣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為行權亂臣賊子孰不

能為此者乎公羊曰突何以名問之非也突之名猶小白許叔矣何故問乎又曰言其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又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非也變周之文從商之質非聖人意也吾既言之矣且在喪稱子者嗣也公侯伯子男者爵也文同而義異聖人豈以為嫌而避之且避成君而稱名無義之甚以為辭無所貶則孰與稱子哉南軒張子曰權

者權其輕重而適乎之謂乃以反經合道爲權非也夫經者道之所常也權者所以權其變而求合乎經也既反經矣尚何道之合乎真氏曰公羊此言葢聖經之根莠人心之蟊賊學者不可不察然則董仲舒所謂守經事而不知其權遭變事而不知其宜者何也曰此爲不知春秋而言也葢春秋王道之權衡處常則用經遭變則用權其用權乃所以合乎經也漢儒之論經權此論爲最粹大抵

為學必先知經知經而後可以語權不知經而遽
語權未有不流于變詐者也故張子以學未至而
語變為操術之不正信矣夫葉氏曰書武成言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武王以為反商政政由舊則商
爵未嘗不列五等也西漢諸儒未見孔氏書傳皆
為商爵三等之論謂商止有鬼侯梅伯而無子男
武王初定天下後增此二等葢妄矣漢儒亦以為
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以為一鄭自伯爵春秋

何嘗合以為一乎所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非經本意傳自為說爾愚謂宋鄭皆諸侯國各有備禦祭仲不從其言鄭未必亡君未必死祭仲相鄭無故被執其人可知矣為祭仲者當曰臣可死世子不可易使人致意於忽曰臣不任托孤寄命死有餘罪臣今死矣君其備之正其身和其民人以守社稷則祭仲之義庶矣今懼死而易其君公羊乃曰權也賢也昧君臣大義而議春秋宜其反

害名教也

穀梁曰宋人者何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劉氏曰此非穀梁例也穀梁之例常以稱人執之為是稱侯執之為非向令書宋公執者得無云斥宋公以執祭仲乎且齊人執鄭詹何以獨不曰貶乎文同而義異何哉陳岳氏曰春秋國君出奔多

矣然出之之旨不在乎名愚謂執祭仲者固宋公也然史氏之法皆以人書非貶而人之也突固可賤也然不稱名則不知其為誰非賤而名之也忽固失國者也然史氏之法凡稱者皆名以别其人非以失國而責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劉氏曰非也再命爾

十有二年夏六月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氏曰平杞莒也

案左氏誤作杞故曰平杞莒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左氏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公如欲平宋鄭當盟宋鄭之人燕人不知何故而

來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氏曰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案左氏見魯桓會宋之亟而又與鄭伐宋求其說而不得故附會平宋鄭而宋公辭平之事以聯屬之而不知魯桓信義之不立喜怒之無恒固如此未必為平宋鄭而宋辭平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氏曰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

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案宋既與魯會矣未必辭平也必别有其故而交

盟耳然不可知矣今據經而論乃魯之無信也傳

謂宋無信豈其然歟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

劉氏曰非也此飾説耳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羊曰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劉氏曰公羊曰内不言戰戰乃敗矣非也若偏戰而内勝何得不言戰乎愚謂公羊云辟嫌者其意若曰經若書及鄭師戰于宋則是與鄭戰而不與宋戰也故書伐宋又書戰于宋殊不知伐而言戰

正蘇氏所謂伐而又戰見無故殘民之甚蓋紀其實耳非辟嫌於文辭之間而為此言也夫伐曰伐戰曰戰敗績曰敗績此春秋所以為實錄也若曰言戰乃敗則戰而不敗者如何命辭乎

穀梁曰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啖氏曰穀梁不知省文之義故爾紊自此後魯常與鄭和而同伐宋故知穀梁誤矣陳岳氏曰二

傳謂内不言戰戰乃敗績若然則莊九年乾時之戰何書敗績愚謂經文明書及鄭師伐宋矣糓梁乃曰不言與鄭戰則是文義且不通其何以傳經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鄭人來請修好

左氏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趙氏曰據經文内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若

實為宋鄭而戰即當以宋鄭為兵主何得主齊紀乎莘老孫氏曰案經書公會紀侯鄭伯則是紀侯主兵若如左氏之文乃鄭主矣趙氏亦曰若紀侯助鄭則當戰于宋鄭之境不當在紀也劉氏曰在宋鄭相怨鄭為此戰者鄭當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之乎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没會地而舉戰地今何故反没戰地乎又曰魯鄭同好未嘗有隙何故忽修之是見明年會于曹

因說此爾愚謂以經考傳之偽趙氏得之因知宋責賂而鄭不堪命之說亦未可信也左氏唱之杜氏和之服虔劉炫孔穎達衍之輾轉訛謬而本義乖矣

公羊曰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内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

趙氏曰案先會後戰成會而後戰也公羊恃外有何義乎愚案公羊不知春秋書法乃謂魯主兵而戰于魯國故以郎為言殊不知齊以三國伐紀主此戰者紀也

穀梁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

劉氏曰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以不重衆乎愚案紀主兵與齊戰也穀梁謂魯主兵

故有由内及外之云則既誤矣而又以戰為由外言之則誤之甚矣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氏曰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存耕趙氏曰武父之盟軌既與鄭兩戰之役軌遂黨鄭突欲軌之終為紀也請為會焉地于曹曹亦與也軌弑隱而篡魯突逐忽而奪鄭曹兩知禮則拒亦不與之接矣乃致餼焉尚足為知禮乎

無氷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

近之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氏曰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杜氏曰子人即弟語也愚謂左氏凡此等語皆非

録魯史之文見前有曹之會故云爾

公羊曰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無聞即穀梁傳疑之意

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趙氏曰案但以來魯即曰來盟何必前定乎孫氏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豈其日月舊史之闕者

不隨而刋正之哉此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誤也髙氏曰聖人作春秋為萬世法豈有傳疑者乎後之傳者或脫月字或加五字耳愚謂果以來我而舉其貴者則是聖人與其弟之來盟也豈春秋之㫖乎且前定則有期日矣豈有前定而無日之理乎穀梁乃曰前定不日過矣若使其弟語來盟之文則有前定之意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左氏曰秋八月壬申御廪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杜氏曰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劉氏曰非也記災而書其不害何益於教乎火不害粟此亦物之不為災者於例當不書何故自書於上又自解釋於下乎苟令御廪災在乙亥之後當不復見不害矣齊氏曰左氏謂災不害穀乙亥日嘗則壬申為致齋之初日既戒日而齋雖災不害穀然天災警懼改卜可也愚謂豈有火災其屋而

不害其穀之理使能救其餘穀亦汙穢臭惡而不可以祭左氏但見壬申災而乙亥嘗遂以不害釋之難以語乎理矣

公羊曰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趙氏曰公羊云不如勿嘗而已案在災當警懼修飭而改卜何得更闕先君之祀乎陳岳氏曰災由

天嘗由人天以災警乎人欲人君修德正禮以迴

天意勿嘗可乎

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

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

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

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

餘而嘗也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

易災之餘而嘗也

劉氏曰粢盛災焉何以不志乎其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若此者明粟非災之餘可也欲以明為災之餘則非也存耕趙氏曰嘗厭新之祭也御廩之災在致齋三日之前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災於齋之日也非謂其以廩災之餘而施之嘗祭也嘗必以新不以陳魯禮雖亡必不以災餘之陳而嘗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曰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歸為盧門之椽果取牛首經當書取邑果以大宫之椽歸經當書入鄭今經止曰伐鄭且經言人則微者也而左氏以為諸侯俱未可信也

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

以固行其意然以行其意釋以之意義則疎矣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趙氏曰左氏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且齊桓晉文用諸侯之師悉能左右之何以不言以穀梁之說則諸處用兵悉不死乎范甯註云本非所得制今得制之則莊十五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郳何以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能制之哉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共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存耕趙氏曰周官有九貢有器貢服貢謂諸侯不貢車服則失之矣

穀梁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案諸侯有常貢辭讓固天子之心其所當貢者亦所不讓也然穀梁此意善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公羊曰突何以名奪正也

劉氏曰突之不正明矣雖勿名之可勿奪乎愚謂突固奪正然此非因奪正而名

穀梁曰譏奪正也

葉氏曰經於諸侯出奔未有不名者非貶也别二君爾以突為奪正凡正而名者為可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曰六月乙亥昭公入

經無日左氏何從知之

公羊曰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劉氏曰非也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簒國亦何故出入無惡乎以謂突之言歸順祭仲也夫突親簒兄奪國

以順祭仲而得言歸忽本宜為君者也方其出時亦何獨不使順祭仲乎在突之入則得順祭仲而使為入無惡在忽之出則不得順祭仲而使為出有惡如是春秋乃助突而不助忽也不亦悖乎葉氏曰四例皆非即傳而言鄭突不當為君而篡其兄忽當為君而奪於弟突者入有惡者也反從出入無惡例書歸忽出入無惡者也反從出有惡例書復歸可乎非特此也衛成公使以殺叔武為伯

主所執未歸而又殺公子瑕乃從出入無惡例書歸周敬王太子之母弟王猛死而國人立之乃從出入俱惡例而書入趙鞅去晉陽本不以事欲除君側之惡人據之以叛罪不重於欒盈而書入魚石與於蕩山之亂不容於宋而出奔罪不輕於荀寅士吉射而書復入則無人可通矣

穀梁曰反正也

葉氏曰傳例以復為復中國歸而歸其所故誤云

爾其意謂忽當稱世子故不為義於前出奔直曰鄭忽鄭世子其名失國而已不知君薨不稱子今莊公之喪已除忽為踰年之君既不可稱子又不得冒稱爵故經復以世子稱之所以見其正復歸非所正也愚謂復歸固反正然春秋書此以見天子失道而諸侯恣諸侯失道而大夫專嫡庶不辨而殭者得入之耳

許叔入于許

穀梁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葉氏曰此蓋亦拘於内弗受之說故既謂莫宜乎許叔又以歸非其道反之輾轉成其說爾然則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豈歸以其道者乎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

左氏見此會偶在許叔入許之後因謂謀定許後

既無定許之事而桓襄非定諸侯之人不可信也

大凡左氏附會類此

郲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陳岳氏曰何休謂桓公行惡三人來朝故夷狄之

桓公簒弑惡則惡矣然諸侯不違之天子不伐之

則附庸不得不朝矣果以朝桓而稱人桓二年何

以書滕子紀侯來朝乎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氏曰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十八年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

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茍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

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又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案經但書突入于櫟莊二十一年但書鄭伯突卒葬鄭厲公突復有鄭國甚明其間忽亹儀之事皆不經見未詳信否

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

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劉氏曰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非也實入于櫟未入于鄭豈得言鄭哉何休因據陽生為比夫陽生入陳乞之家者誠在齊也又何疑乎衛侯入于陳儀蒯聵入于戚公居于鄆皆一法爾愚謂不書忽之出奔者魯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其後書突卒葬者鄭來赴魯往會葬而魯史書之耳若言忽之為君

微而不書奔則十一年鄭忽出奔衛亦在不書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案地而後伐左氏謂會于袲謀伐鄭杜氏謂先會後伐者得之疑之之說殊不可曉

十有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左氏曰以飲至之禮也

四月之間有宗社之事焉有朝廷之政焉一切委

棄而助篡伐嫡至於踰時而以不正之事告廟故書至若但以飲至之禮而書則春秋一記事之史而已

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春秋正義明道不爲危之生文

冬城向

左氏曰書時也

春秋凡書城邑皆譏其上違王制下勞民力雖得

其時亦書之非謂褒其得時而書也比之非時者其罪輕耳然因左氏之言有以正先儒論周正以冬為秋之弊則非小補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兹舍不即罪爾

何氏曰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越走也傳著

朔在仾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兹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愚謂諸侯凡出奔者皆書名所以别其為何君也不以名而絶也且衛朔出奔事左氏叙此頗詳公羊何從得此小衆之説且又為朔疾病舍不即討之説以救之其附會不經可知也

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啖氏曰諸侯失地則名春秋之常也左氏得其事實矣不可強生意義陳岳氏曰凡曰出奔責其不能立徳正行和其人民有其國而自奔也公穀妄自穿鑿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左氏曰且謀衛故也

案魯既平齊紀之怨又何暇謀衛之難此後不見謀衛事跡左氏見前有朔出奔之文而意之耳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左氏曰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凡此皆左氏意為之辭安有邾魯戰爭之餘且既易世復尋三十年之盟邪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氏曰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葉氏曰經內書戰四戰于郎傳以為有辭戰于宋傳以為失信戰于升陘則以公敗績為不設備今戰于奚又為疆事蓋傳不知春秋所書之義故其辭皆莫適為主且疆吏來告而公戒之者何與於書戰哉

穀梁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獻可杜氏曰春秋公萬世者也豈苟私於魯乎愚

謂穀梁狃於内不言戰言戰則敗之説故云然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曰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劉氏曰案此蔡人嘉之則必蔡人逆之矣蔡人逆之於左氏例當言入不當言歸何故言歸乎愚謂如蔡人召蔡季止當書歸不當書自陳凡書自某國者皆求援而歸者也

穀梁曰蔡季蔡之貴者也

穀梁見季以字稱故以為貴者殊不知經凡言叔季者皆諸侯之弟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伐邾宋志也

存耕趙氏曰宋若伐邾魯宜無從安有以兵從人伐其國而謂非我志邪愚謂設為宋志左氏何從知之凡此皆非魯史之文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趙氏曰非也凡不書或史有闕或年深寫誤何關日官日御乎邦衡胡氏曰朔者日月之會日者甲乙之紀不可不存其或闕者歲久脫爾左氏以為不書日官失之也聖人之經豈由日官之為乎

穀梁曰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陳岳氏曰日食三十六無朔有日者六無朔無日者二有朔無日者唯是而已他皆備書何休謂公行惡懼見殺故去日荀曰行惡則桓三年之食曷以書日荀曰懼見殺則如勿書去日奚益又莊十五年十八年俱無朔日則何行惡懼殺之有穀梁謂食既朔故去日設如是則桓三年宣八年曷以别書日有食之劉氏曰何休云去日非也日之食非專為魯也春秋豈得強附著之魯哉聖人記災

異欲人懼耳若眭孟京房指象求類如遇鬼神通

言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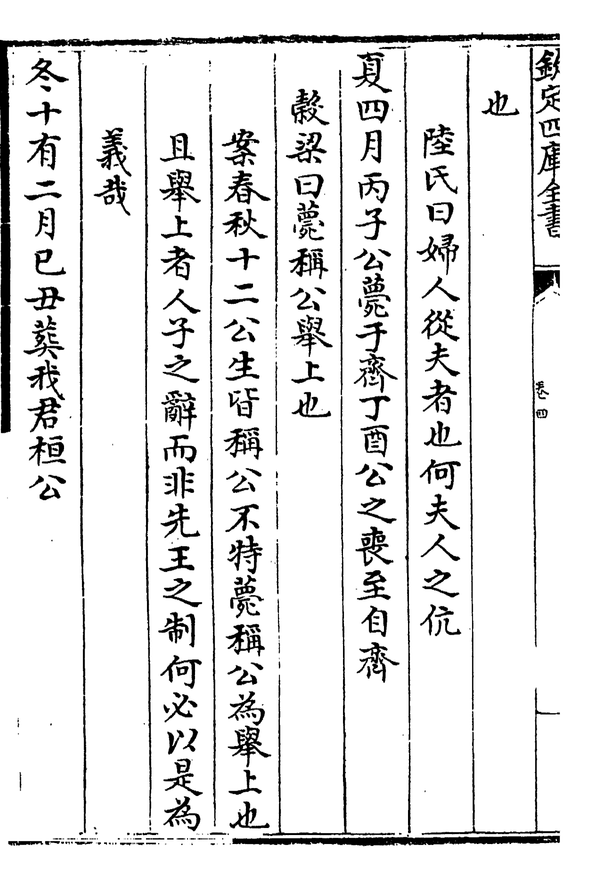
如齊

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内

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案公羊嘗曰及暨皆與也此言與何害於義哉

穀梁曰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



也

陸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何夫人之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穀梁曰薨稱公舉上也

案春秋十二公生皆稱公不特薨稱公為舉上也且舉上者人子之辭而非先王之制何必以是為義哉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案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本公穀自為之例春秋無此義也且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讐在外而遂不討非義也辨又見隱五年葬衛桓公本義

穀梁曰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

即公羊之說

三傳辨疑卷四